

丙辰十月

前漢紀

崔永安署



潮陽鄭  
氏用襄  
平蔣氏  
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悅字仲豫潁陰人獻帝時  
官秘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  
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  
體爲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紀  
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  
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爲左傳家之首其二體  
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  
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爲一  
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

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  
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書太上皇  
事及五鳳郊泰時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  
修紀時固書猶未舛譌又稱其君蘭君簡端瑞興  
譽寬竟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銍  
作兩漢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  
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  
焉反復辨達明白條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是  
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  
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尙方劍漢書作斬馬悅

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  
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證者亦不一  
近時顧炎武日知錄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  
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  
三四字其餘則病其叙事索然無意味閒或首尾  
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未免抑揚過當  
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  
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  
鳳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置可否然不曰盡削而  
曰盡沒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書莽自爲傳自



可載其僞號苟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  
是亦非確論不足爲悅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  
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黃姬水所刊亦間有舛譌康  
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後  
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參校較舊本  
稍完善焉

前漢紀目錄 并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謨

襄平

蔣國祥

蔣國祚

同按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



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  
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  
遲莽何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  
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  
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  
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  
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  
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兩血  
雨草雨魚成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亢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  
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  
其要假以不直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  
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  
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參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錄重  
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  
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

百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  
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檇杙  
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  
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  
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  
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  
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  
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  
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  
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  
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兩漢紀字句異同考

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鏤  
版於錢唐版廢幾百年再刻于紹興年間汝陰王銍  
序云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旣  
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刻舊唐書至刻此兩  
漢紀其艱其勤尤爲盡力蓋兩紀再刻于宋而銍則  
與正文字者也厯元而明何舍人大復得荀氏紀抄  
本于侍讀徐子容家涇陽呂仲本氏復爲校正付高  
陵令翟清刊布其序云校讎無副而袁氏紀尤所希  
覲是時止有荀氏本也嘉靖間吳郡黃姬水重刻兩

紀云原本宋刻得自雲間朱氏意卽銍所校讎本也  
顧字句尙多舛訛最後有萬曆二十六年南京國子  
監鏤版善黃氏刻本而行世絕少因取諸本互校  
重授開雕訛者正之疑者缺之并臚列其字句異同  
若干條于卷末以冀合於王氏不敢率以意改之意  
兩紀自祥符凡經五刻閱五百餘年而又鏤版于錢  
唐是書之顯晦若適有數焉襄平蔣國祚識  
前漢紀高祖一第一  
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進軍圍范陽一本自號爲武信軍  
案漢書是武信君



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一本號武信軍漢書是武信君  
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一本今軍少惰  
矣

不因趙食與并擊秦一本不因趙與食并擊秦

立邯爲雍王置軍中句長欣爲上將一本長史欣爲上

將案漢書當是長史欣

高祖二第二

別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一本封舊戶侯

下梁地十七城一本下梁地七十城

高祖三第三

漢卽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與史記漢書同一本慎勿與戰令得東而已脫一勿字

蕭何雖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一本徒持文墨論議而已

皇帝子乃人主也一本皇帝雖子乃人主也

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一本拜通爲泰常案奉常秦爵至景帝六年改奉常爲泰常高祖時宜仍稱奉常

高祖四第四

及古今成敗之故一本及古今成敗之國

詔爲秦始皇置守冢三十家楚隱王一家一本楚隱王

十家

孝惠第五

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一本涓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案漢書外戚傳元帝加昭儀之號凡

十四等云云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

石

師古曰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性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也

諸本增減不一疑有脫字又不敢遽照漢書增入姑從

舊本

舉掌劾章秩皆千石一本舉劾案章

兩漢記

異司考

三

龍谿精舍校刊

高后第六

行五銖錢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一本行五銖錢之制云云脫一錢字

孝文上第七

其肉刑耐罪以上不用此令一本其肉刑卹罪以上不用此令案如淳曰耐猶任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鬢漢表宣曲侯髡爲鬼薪髡卽耐杜林以爲法度事宜從寸改爲耐當以耐罪爲是勃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尙之案史記勃太子勝之尙之句較明



然明堂太學猶未足興一本猶未遂興

孝文下第八

守望相接一本作伧望相接

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一本殺北地都尉  
叩案師古注功臣表餅侯孫單父叩以北地都尉匈奴  
入力戰死事子侯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止合叩當爲孫  
叩闕一字卽孫字

開封侯陶清翟爲御史大夫案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  
封一年薨青嗣漢書景帝紀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  
與匈奴和親臣瓚云此卽陶青師古注云後人傳習不

曉妄增翟字耳據此陶清翟當是陶青至文穎注云姓嚴諱青翟此是武帝時莊青翟而以為陶青翟尤誤矣青清字亦異姑附考于後

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一本作親屈至尊

孝景第九

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案漢書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而墜言於吳句墜字下有蘇林注曰猶失也三字知此猶失也三字是注刻荀紀者誤入漢書蘇注為紀中正文耳茲不敢遽削故附考于後

臨江王闕薨諡曰案諸侯王表臨江哀王闕

時爲父買尙方工官甲稍漢書作甲楯

孝武一第十

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內一本必先由於干界內  
訛案地理志餘汗餘水在北至鄆陽入湖漢莽曰治干  
應劭曰汗音干

孝武二第十一

臣謹案春秋求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漢書作得之於正  
示太治而欲王其本也漢書示太始而欲正其本也  
使貧富不相踰以和其心一本使貧富不相懼以和其  
心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視孰與周公賢一本問弘稱  
周公之治強朕自視孰與周公賢

孝武三第十二

其刑劓鼂氏曰諸本作刑渥宜從劓重刑也釋義云不  
殺於市

騫留月氏歲餘乃還一本騫留歲餘乃還

有五翕侯一曰未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翕侯  
四曰盼願侯五曰高附翕侯案漢書三曰貴霜翕侯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隱惡覩所謂崑崙者乎一  
本窮河源隱悉覩所謂崑崙者乎俱疑有訛案紀云禹



本紀云云其文全本漢書不應窮河源下有一隱字且  
文義不順今姑從原本

孝武四第十三

討遼濮一本討濮連當從漢書爲遼濮

去病初以侍中云云增封一千二百戶一本二千二百  
戶

昔秦始皇出鼎于彭城一本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  
龔朕之詔漢書注龔古恭字通

保國有民一本作保國又民

孝武五第十四

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密高聞聲稱萬歲者三案密高卽  
嵩高漢書翌日登嵩高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  
崇高

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博士案漢書倪寬傳云初梁  
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闕徵  
褚大云云無褚大通名也應是重一通字案此褚大是  
武帝時人元成間又有一褚大

乙酉柏梁臺災一本作己酉

秋八月行幸安定一本作秋七月

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吏莫知所爲或云以再

見下應有卻字案漢書以再見卻矣掾吏莫知所爲句甚明

立宛貴人昧察爲王漢書作昧察

### 孝武六第十五

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蹋蹠侯案漢書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顯侯

由是得號爲捲夫人漢書作拳夫人

### 孝昭第十六

上耕于鉤盾弄田一本弄田作算田案漢書應劭注曰時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

兩漢紀 卷之四 異同考  
戲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  
謂游燕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孝昭年幼創有此名  
據三注知作算田者訛矣

孝宣一第十七

兩小吏扶夾乃能行一本扶下乃能行

吏治者利其然一本吏治者利其殺訛

孝宣二第十八

是時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則  
宮婢名也令民夫上書者師古曰未爲宮婢時有舊夫  
見在俗間者



茂才異論之士一本茂才異倫之士

孝宣三第十九

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一本爲米二斗四升

督郵白欲逐之一本自欲逐之

孝宣四第二十

具得延壽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一本具得延壽事  
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案漢書具得延壽在東郡時  
試騎士句較明今從闕文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一本作周室之隆  
孝元上第二十一

弘恭病歿一本脫病歿二字

孝元中第二十二

既已用賢人行善政一本令行善政

禹稷皋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一本不爲比黨

君不祭于臣僕之家一本君不祭于臣庶之家

孝元下第二十三

復乘太陽侵色黃與漢書同一本僂危黃非

道人當逐歿一本作當遯歿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一本有正生者漢書是正先

雜卦之黨并力而爭一本離卦之黨訛

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  
可爲相國也一本陳惠李欽

孝成一第二十四

上以爲然鳳于是乃懼一本言者以爲然訛  
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一本今諒闇日大義皆舉

孝成二第二十六

巴君曰將軍誅無狀請出曉士衆一本脫將軍二字  
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內也一本著其內口也闕一字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去漢書微子所以告去

孝成三第二十六

丘壠皆小一本丘壠皆少小

逾集烏賴一本逾其烏賴

孝成四第二十七

都門內崩大人見臨洮一本內崩下闕二字

孝哀上第二十八

舅丁明封爲安陽侯案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當是陽安侯  
訛爲安陽侯安陽侯乃王音子舜也諸本又脫一侯字  
今改正

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寥也一本周室寥矣今从闕

文



孝哀下第二十九

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一本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商侯案漢書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汝昌當從漢書

明離闕內以疆外也案漢書明離闕內與疆外闕當是闕字以當是與字疆當是疆字師古曰闕門楹也其義甚明姑依舊本

天雨血山陰湖陵崩一本山陽湖陵崩

孝平第三十

渭北衣冠出游之處立廟下闕四字接太后導而臨朝

案此段據本志云云文勢當是因爲原廟于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今諸本俱闕四字上下文不可接卽渭北衣冠出遊之處立廟句亦疑有訛字當從闕文

羣燕銜土投豕上一本下疑有闕字

四牆其社覆上淺下漢書覆上棧下師古曰棧謂以棧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漢書時改爲扶崇公

後漢紀光武第一

說其意請爲前行一本設其意請爲前行

引兵南渡吳本弘兵南渡非

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一本遭風雲之時

光武二第二

劉歛爲元氏王一本劉弇爲元氏王歛字是

申屠立爲平氏王後漢書申屠建爲平氏王立字訛

此隱者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將之句疑有脫字今案

漢書是將用之脫一用字今改正

光武三第三

赤眉新拔長安財賦日盛一本作財富字爲九八一本

申屠剛杜林爲治書一本作申屠當訛

兩漢紀 異同考 十一  
撫養吏民結雄傑一本結納雄傑有一納字

不足以當督師也下接云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一本  
不足以當督師也下接云竇融典兵馬云云文氣乃順  
今從之

光武四第四

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一本純年少被甲冑爲軍耳  
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一本少年數千人年字訛

光武五第五

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桃城一本攻挑城挑字訛

弁分兵守巨里一本守巨野



故大彤師董異漢書是重異太平御覽卷四百

願留霸等期年一本願留侯君期

萌會友人曰一本萌謂友人曰

而懷他心名器逆逆既違其命漢書作名器逆矣既違

其命云云今改正本中平齊

光武六第六本非秋賦對人

官兵財千餘人一本官兵則千餘人

光武七第七本無次之五字

主務宣明一本作主以宣明

狼顧塗跣一本作狼虎塗跣虎字訛

兩漢紀 異同考 三  
足已自喻一本作況已自喻

緣忠臣之心一本錄忠臣之心錄字訛

夫安危之勢一本脫危之二字

博通多聞一本脫聞字

好施接人一本作好於接人

中子宏字靡卿一本中子密

然則榮名功業非爲不善也一本脫則榮名功業五字

誤

斬首五千餘級一本作三千餘級

建太子以爲儲貳一本夫建太子以爲儲貳

光武八第八

上初幸長安祠園陵一本作園邑

初匈奴右日逐王比比其名也一本作北非  
行閒關山谷之中一本作行關山閒谷之中

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一本作上下咸兩

昔虞舜克諧一本作虞氏克諧

孝明上第九

好時侯耿弇一本誤刻如時侯

而百官能通經義者一本無經字

而不覺其所以然蓋和心足于內云云一本不覺其所

以然也無蓋字直接和心足于內云云

馥如秋蘭一本馥始秋蘭始字訛

改太樂曰宜案後漢明帝紀改太樂爲太子樂注云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于令本文云改太樂曰宜恐有闕文

孝明下第十

匈奴乃相與議曰一本乃相議議曰訛

司徒鮑昱以爲使人于死亡云云一本作司空鮑昱誤  
孝章上第十一

漢使棄我去一本漢士棄我去訛



今興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一本興子輔向復孫敏云  
云案後漢書興子慶慶弟博博弟員丹並爲郎知輔向  
字訛隱強侯漢書隱強侯

天子常目禮之一本天子常自禮之

勿置相臣吏人一本勿置於不得臣句字皆訛

太后以爲言卽時削減一本卽時削減

上欲爲原陵顯節陵致國一本作置國案後漢書欲爲

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遂召入掖庭一本遂入掖庭

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一本刑弛

於是馬后遇帝厚帝感養育之恩遂名馬氏爲外家一本脫厚帝二字

故賈氏不蒙舅氏之寵一本訛作馬氏

而美鄭僑之仁政一本而美鄭僑之行政

賜以祕書列圖一本賜以祕書列國

孝章下第十二

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爲人師一本沈深有司訛

虛無以應其變一本虛不以應其變訛

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一本算其車服

復博奉高嬴三縣無出租賦一本復轉奉高嬴

自謂保萬世之祚一本自諸保萬世之祚訛

出兵破北城南北共爲一國一本南兵爲一國訛

孝和上第十三

益比陽湯沐邑一本脫湯字

由是爲憲等所忌一本作憲等所滅訛

嘗以精騎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正以下自漢  
軍所未至一本嘗以精騎八百自漢軍未至脫出塞云  
云二句

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屬焉一本以爲官騎焉

是月憲還京師下象由太后帝當謹護璽綬云云疑有

脫簡今從闕文

孝和下第十四

帝不忍窮竟削祝阿云云等五縣一本作視阿

竦與舞陽公主和相罵案漢書竦與舞陽公主私相慶  
今改正

遣從兄擅奏記三府云云案漢書擅並作禮

亭長敕令還牛句疑訛案漢書召亭長敕令還牛當從  
之

孝殤第十五

五經不修一本作三經不修訛



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讜言責之過矣一本作護言責  
之訛

其夜使持節以青蓋車以迎祐於清河邸一本以青車

蓋訛

有南塞外檀國獻幻人一本作日南塞外

孝安上第十六

遂棄西域一本作遂棄西城訛

量才立帥一本作量才五帥訛

捕得後部王匈奴使者一本作補得後部王匈奴使者

訛

孝安下第十七

滅其天性乎一本作滅其天生乎

以隔南羌一本作以隔兩羌

燉煌孤危一本作燉煌孤隅

孝順上第十八

遂諷尙書奏詡一本作遂調尙書誤

受業者自四方至一本作自西方至誤

以為可仕之時一本作可事之時誤

則休嘉之化一本脫休字

三時之務各安所業一本脫各字

行有餘力始及文法一本始革文法誤

商以后父輔政一本脫父字

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諸本作宋妖誤宗

孝順下第十九

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一本作善人之患

無補益朝廷一本脫無字

當條名上一本當名上條訛

孝質第二十

陷人於罪一本陷人無罪訛

摧折陰類一本脫摧字

願將軍少察愚言一本脫愚字

先輸上第而乘輿乃其次一本乃問其次姑闕一字

孝桓上第二十一

特蒙光識一本作特蒙光職

諸從並盛一本脫從字

又鍾公之甥一本作諱公之甥訛

猶手之與足相須而行一本首之與足

被以臣榮必加罰于臣榮一本俱作臣宗

段頰誤刻段頰照後漢書改正

孝桓下第二十二

一本脫華文出類



河間孝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一本河間孝王遷爲王訛  
明宦者但當侍不得預內一本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  
內訛

于是中人恥懼懷謀害正矣一本脫中字

夏馥字子治安貧樂道一本脫安字

吾疾惡邪佞不與交通一本吾疾惡邪佞不交通

孝靈上第二十三

不希孔門之明訓一本不希孔聖之明訓

武令其軍中曰各本刻甫令其軍中曰訛

風以號令動物通氣一本風爲號令

兩漢紀 吳同者  
惺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案後漢書惺及妻子  
皆自殺下有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又  
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  
攻破郡縣惺遂自殺句下應有十一月會稽人許生八  
字接下自稱爲王云云因各本皆闕姑從闕文附考於  
後

孝靈中第二十四

鸞年九十本郡憫其無辜一本脫無字

折節下之不擇賢愚一本所擇賢愚訛

蔡邕以爲貌之不恭則有雞禍一本以爲類之不恭訛

不儉不泰以合禮中一本禮以合中

然猶有溺職廢官一本脫溺字

孝靈下第二十五

諡曰昭烈侯一本刻郡烈侯誤

忠愛恭懿一本作中受恭懿誤

徵辟海內一本無徵字

三輔震動一本脫動字

與同腹心一本上同腹心

請永樂宮還故國一本還太國

此非前事之比也一本脫非字

兩漢紀  
異同考  
孝獻一第二十六

莫有冒先者一本無先字

操兵大敗四字疑有誤

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案後漢書是無輪郭文章不便人  
用城郭當作輪郭从闕文

孝獻二第二十七

關東未平一本關東未賓

有星孛于天井一本有星孛于天市

遂爲安羌將軍一本作安降將軍訛

孝獻三第二十八



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逮洪聞之云云一本但恐見禁制不相逮及耳洪聞之云云

豈寤天子不悅一本天下不悅

臧洪受命於君親一本投命于君親

揆此受者與其不得已表忠孝之名虧交友之道一本

闕此二句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种輯一本作丁种

輯丁字訛

孝獻四第二十九

豈政失其道歟一本脫豈字

公既勤之矣一本公既動之矣

輒使首名一本輒俠首名

降其季父濟一本降其季弟濟

是歲袁術自立爲天子一本袁紹自立爲天子訛

操忌彪忠正一本操忘彪忠正

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家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

云云一本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羌關衛不要遂使

陳項云云疑有訛字案別本以五服爲一家關衛不要

云云今改正

好惡既定乎功罪一本脫好惡二字

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案荀悅本集作小人不忘刑況  
於辱乎今從闕文

孝獻五第三十

何取謙亮多邪一本何敢謙亮多邪

博陵崔州平一本博陵崔少平

行不踰矩一本行不踰距

兩漢紀字句異同考

終

兩地雖平俗異同矣

言不離理一本行不離德

前文語義平一水行則清必平

以是語來之惟一求而始精決是德

立於三千八百餘年以下為一家

然其平今世國文

小人不忘厥德然其平案皆歸本業非小人不忘厥德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荀悅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馬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祕書聳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

要舉凡存其大體言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尙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其工氏因之爲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

吳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  
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  
故爲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  
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爲火德卽位九十載禪位于帝  
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卽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  
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  
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  
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  
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  
年猶共工氏焉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亾凡四十

前漢紀 卷一  
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  
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  
周爲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爲范氏別處秦者爲劉氏當  
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  
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  
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  
有大智度曾爲泗水亭長嘗從王媪武負貫酒每飲醉  
畱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輒折契棄券而不責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爲貴避讎于沛沛令求其  
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爲呂后  
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  
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  
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  
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劔斬之遂過後人至  
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遇而殺之  
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亾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  
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  
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

閭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爲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下之怨謀叛陳勝以繒爲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賣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眾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爲都尉攻掠城邑至陳眾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

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爲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爲沛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爲舍人蕭何卽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廢騶勃以織簿爲產噲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

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讎於吳梁好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邳縣張耳陳餘旣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讎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君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計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驚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君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己爲將軍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亾而誅趙王

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  
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  
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  
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  
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略地燕  
界間行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  
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  
俱杖馬策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

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  
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尙陵  
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齎直義破燕必矣燕  
乃遣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  
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  
魏公子咎爲魏王故齊王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  
爲齊王章邯敗楚軍殺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  
將皆敗秦遂攻陳破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所招

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月陳勝  
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諡曰隱王勝故  
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時勝先令將  
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初勝嘗與人傭  
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今傭耕何富貴也  
勝曰鶩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爲王耕者叩門曰吾  
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  
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正  
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  
此其所以亾也雍齒以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



收趙眾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  
歇爲趙王沛公將見景駒遇張良于畱良韓人其先五  
世相韓及韓亾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讎彊秦  
秦始皇東游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亾匿下邳游于  
圯上有一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甚怪愕爲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  
五日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  
先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卽爲王者師後十三  
年見我于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其  
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

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爲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亾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徒驪山遂亾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爲人牧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國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張良亦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略韓地章邯遣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僞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儵儵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

八月田榮歸逐田假立儋子市爲王已爲相榮從弟橫  
爲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  
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  
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  
足則斷足爲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  
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冑出兵沛公項梁敗  
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  
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兵日盛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  
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



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  
弟豹復收衆自立爲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  
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旣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  
大破之趙王歇係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  
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  
項羽爲次將范增爲下將遣沛公別西入關於是灌嬰  
以中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  
執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  
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畱不行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食與并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亾而秦益彊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埽境內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

朝宋義卽入帳中斬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爲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絕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旣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者由是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十萬

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火流星虵行若有  
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卽石也枉矢所  
觸天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項羽伐秦之  
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  
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卒賜死于  
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  
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  
所亾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  
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  
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



夫天亾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亾國  
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  
決鉅鹿之圍陳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  
張耳令張靨陳釋召餘餘遣靨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  
沒及罷圍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  
秦軍如以肉餒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爲餘殺靨釋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  
餘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爲劓頸交俱隱身爲  
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酈  
食其爲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沛公

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距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畱當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卽不聽舉兵攻之臣爲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取陳畱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爲將軍時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係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彊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逾城出見沛公曰宛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

死傷者必衆引兵西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齧爲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爲雍王置軍中長史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距堯關張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連

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

田不詳高祖立二世以之于嬰欲王嬰立者誠欲高祖

入武也公文先開敵高懸二世以請味求合王關中成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一史知獄士被誅秦軍卒

香軍視敵不與謀秦只喜章邯殺秦將項梁盟于胡蘇之

後大守備為想楚刺也高平曰氣得兵而西無不平

則來不善心開四面皆兵不突前公曰善將士且捷南

則對奇靈亦之惠不吹刺之捷其守兵其甲卒而西北

派勳善必泉得兵西去安必刺之兵不前傾夫想國之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荀悅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  
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  
旁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亾矣本傳曰賈生之過  
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  
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橫而鬪諸侯於是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  
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北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頰脊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鬪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羸糧而影從山東豪傑竝起而亾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爲家峭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宮室婦女珍寶犬馬之飾甚盛欲畱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

至於此今始至秦卽安其樂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項伯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



入以劔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劔楯衝門而入立於帳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卮酒豚肩既飲酒拔劔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

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爲西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  
王司馬忻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黥布爲九江王徙趙王  
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燕  
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  
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爲殷王瑕丘  
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  
南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

數城降立爲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  
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爲鄱君別將枚銷功多  
封十萬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  
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稱甚  
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  
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乃就國賜贖參爵爲建成侯樊噲爲臨武侯張  
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還於韓於是沛  
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爲臨泗侯淮陰人韓信爲治粟都  
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厭之乃自絕

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  
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  
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  
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  
乃行營高敞葬地令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  
中羽不能用而去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鎖仰視乃見  
夏侯嬰曰王不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  
王赦之不誅以爲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亾蕭  
何遽自追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  
亾者耳王曰諸將亾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爲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召小兒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旣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敬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於封賞愆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疎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百姓

不附雖名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忻翳等三人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除秦苛法夷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畱守蜀王進兵襲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

田榮怨項羽不肖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亾之  
國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爲齊王而擊田都都亾走楚田  
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少  
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曰請  
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立約束  
而盟徒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  
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  
東王韓廣不肖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  
忻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  
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

前漢紀 卷二 六  
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  
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  
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陳餘既怒  
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于齊以伐趙破常  
山趙王張耳欲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  
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  
謂能義矣楚雖疆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  
下史陽武人張蒼爲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  
趙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爲國相居代餘



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爲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  
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爲韓王使諸將略地若一郡  
降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  
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  
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  
繫虜老弱齊復叛楚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  
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  
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  
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  
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

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  
者曰爲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  
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  
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  
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  
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曰大王  
一旦得楚之亾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亾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  
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

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橫爲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爲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畱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晨襲漢軍於濰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濰水濰水爲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市會天大風揚沙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嘗

前漢紀 卷二  
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  
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  
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  
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爲亞將屬韓信或曰陳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姪其嫂  
在官受金玉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  
所言者能也顧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疑王以平爲  
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羣臣曰誰  
能爲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畱必畱三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



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邪大王所欲聞非邪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爲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爲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彊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

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皋滎陽下獨濠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滾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亾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畱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

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爲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柏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瞿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瞿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爲大將軍乃喜遂進兵僞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

前漢紀 卷二  
一  
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  
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瞿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  
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也臣  
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鬪退則不得還野無所掠  
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



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  
使人闕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葦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  
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爲陣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  
佯不勝僞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  
耳於是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  
軍不能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

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  
大破之旣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  
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  
故置之死地旣人人自爲戰卽與生地皆走尙安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  
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亾國之大夫不  
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  
亦將爲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威振諸侯名聞海內

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  
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  
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  
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爲齊  
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  
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爲趙王以拊循趙衆甲  
戍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爲楚所  
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

前漢紀 卷二 三  
秦滅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  
仰大王德義願爲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  
斂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  
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  
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  
革爲軒倒戟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  
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



息牛桃林之埜示天下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  
六矣天下游士離親戚捐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  
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  
戚及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  
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  
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日豎儒幾  
敗乃公事令趨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洩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  
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  
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

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亾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亾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彊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

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  
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  
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  
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  
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濰水之上  
士卒皆赴入濰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  
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滾  
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  
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

前漢紀 卷二  
赴亾之急以洩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  
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  
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  
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  
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  
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  
不問出入平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  
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  
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  
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



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  
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城西門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  
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  
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  
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  
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皋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  
多力分于漢王得休息後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  
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

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爲將軍封萬戶侯能爲我盡節否苛瞋目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皋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大角爲王坐本志以爲楚王亾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忠說曰王高壁浚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縮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贛咎長史欣守成皋酈食其說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

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資漢也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洩百姓搔動海內搖蕩農  
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  
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  
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臣王曰  
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卽齊  
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  
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詔諸侯之業降城卽

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爲人刻印刑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授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亾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



係也齊王以爲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荀悅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旣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仗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

山東屬大司馬贲咎長史忻曰漢卽挑戰慎勿與戰勿  
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  
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  
之盡得楚國寶貨贲咎長史忻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  
皋羽下梁十餘城聞贲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爲高俎  
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  
殺太公項伯曰夫爲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  
怨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洩雌雄王笑謝  
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  
煩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卽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



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劫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約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多取財寶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己地其罪八也殺義帝於江南其罪九也夫爲人臣自欲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

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王疾甚入成皋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田橫請救于楚  
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  
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  
易敗散不如濞壁自守命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  
城聞王在楚來救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  
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  
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  
爲人易與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  
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

不勝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沒壅龍且軍大半不  
得渡卽擊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橫復立爲齊王戰  
敗而亾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爲假王  
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寧能  
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立信爲  
齊王徵其兵擊楚瞿參爲左丞相楚使武涉招信信曰  
吾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武涉  
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皋還走宛葉間此  
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之間迫于西山而  
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銳氣挫于險塞糧用盡于內藏當

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爲足下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案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滾拱揖讓以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爲刎頸之交而卒相滅大夫種存亾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亾故以交爻言之則不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振主者身危功蓋



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并誅誅成  
安君之罪以全於趙脅燕定齊南擁楚人之兵數十萬  
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英  
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楚楚  
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勢在人  
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廝養之役失  
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而不能行者  
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蠡蠹之致螫孟賁之狐  
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  
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高漢

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狂爲巫秋七月立黥布  
爲淮南王八月初爲算賦令軍士死者吏爲衣衾棺斂  
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封侯公爲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  
西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漢楚  
兵疲食盡此天亾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  
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濞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  
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下圍項羽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  
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  
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  
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  
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  
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  
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

天亾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洩死願爲諸君洩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爲圍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將揚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騎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爲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亾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



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  
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  
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  
初懷王封羽爲魯公故以魯爲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  
王爲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本傳曰  
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矜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  
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亾身死東城尙不覺  
悟以爲非己之罪豈不過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爲楚  
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公  
小人也爲惠不終賜錢百萬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

爲中尉赦天下殊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皇帝卽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爲正從火德色尙赤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諸爲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爲人奴婢者免爲庶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妒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不

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洩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  
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賢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  
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對曰臣多多益辦耳上曰  
何爲爲我臣信曰陛下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橫與賓客五百人亾在海中上  
遣使赦橫罪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

臣烹酈食其今聞其弟酈商爲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  
乃詔商曰田橫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  
三十里謂其從者曰橫與漢王竝南面稱孤今漢王爲  
天子而橫爲亾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  
其弟竝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媿于心哉且陛下不  
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斬我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  
乃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竝立爲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  
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而從之上聞大驚  
以橫客爲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召之聞



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亾匿投濮陽周氏漢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朱家而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卽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夏侯嬰爲言之上乃赦布拜爲郎中後爲中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爲任俠所藏活者甚衆豪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賑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絲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

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  
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  
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  
策之歧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焉  
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爲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務以德  
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爲  
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暴骨中野哭泣  
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陛下爲  
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  
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羣  
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亾且洛陽東  
有成皋西有澠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  
疑焉問張良張良曰洛陽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  
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嶠函右隴蜀沃  
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卽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爲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爲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爲代王丞相張蒼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蒼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  
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  
及平曰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曰奈何平曰信未知有告  
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僞出遊雲夢會諸侯  
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  
執信反無驗黜信爲淮陰侯田胄賀上曰甚善陛下得  
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  
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  
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  
善賜冑金五百斤春正月丙午立劉賈爲荆王王五十

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曰伯早卒追號爲武哀侯封子信爲刮羹侯初上微時數將客過嫂食嫂饜食之陽爲羹盡刮釜上聞惡之故號其子爲刮羹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爲代王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交爲楚王長庶子肥爲齊王王七十縣以轆參爲齊相國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爲鄼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轆參爲平陽侯張良爲畱侯陳平爲戶牖侯後徙爲曲逆侯周勃爲絳侯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武成侯食其子疥從征伐以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夏侯嬰爲汝陰

侯灌嬰爲潁陽侯周昌爲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羣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轡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讎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爲之奈何良曰急封雍齒雍齒上最所憎惡羣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卽封雍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趨有司定功行封封王陵爲定國侯陵始爲縣豪上兄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民人散亾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

之日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又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  
平之始封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  
勝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  
謂不肯本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  
家五世相韓及韓亾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  
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爲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爲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季  
布異父弟丁公爲楚將逐上上迫急願謂丁公曰兩賢



豈相戾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徇軍曰  
自今以後爲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最高羣臣  
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地各有等差  
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今居臣等上  
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追得獸者  
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何發縱功人也及奏  
位次羣臣咸曰瞽參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  
瞽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  
五年失軍亾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萬之衆會上乏絕者數矣楚漢

相距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亾山東蕭何常存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爲第一帶劔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置酒衆辱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步卒五萬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于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爲護軍中尉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令人主  
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  
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  
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

荀悅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  
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  
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  
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

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爲太上皇秋九月匈奴圍太原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者闕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阻吾軍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遁出其計祕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禍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彎弓弩



上旣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月暈圍于昴參畢七重本志以爲昴畢之間爲天街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一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令後世有以過也乃遷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臣爭功醉呼或拔劔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

大朝會長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罷莫不祇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中夏四月行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于因之爲女壻有子則爲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畱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荀悅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遷爲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爲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遇王無禮請殺之王嚙其指出血曰先人亾國賴皇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長者終不背德何爲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坐之乃陰獨爲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

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爲太  
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  
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大族豪  
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有二月行  
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等十餘人皆  
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就檻車送詣長  
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言上曰壯士哉令  
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親戚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



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  
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  
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王張敖尙魯元公主故封敖爲  
宣平侯

荀悅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  
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  
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  
殆乎無藩國之義滅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趙王詔有  
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召見之漢朝  
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爲郡守春正月徙代王如意

前漢紀  
卷四  
二  
爲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荆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萬年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固爭  
之上問其狀昌爲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口不能言然  
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臣期  
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還走上追之騎昌  
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主也上笑之後上嘗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

下所爲不樂者非以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  
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上曰然堯曰宜爲趙王置貴  
強相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  
可相趙王上謂昌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  
莫可相者乃以昌爲趙相以趙堯代昌爲御史大夫初  
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  
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  
陳豨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  
信韓信旣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  
反于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

擊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初緤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爲愛我賜上殿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君令吏民爲豨所劫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買人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將多降是時沛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



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宮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

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才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揖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顧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恆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

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卽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梁王太僕有罪亾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爲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傅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欲烹之方提頭趨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氏不亾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  
赦之拜爲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  
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謀立皇子恢爲梁王皇  
子友爲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  
使南越立尉佗爲王佗者秦時爲南海郡尉因天下之  
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  
之人親戚昆季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  
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  
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爲百  
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



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  
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  
卽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蹙然起坐而謝曰  
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瞽參  
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  
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已來未曾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一郡何乃  
比於漢也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起中國  
何遠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餘

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詩書  
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乎賈對曰陛下  
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  
武竝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差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  
變而滅向使秦已兼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  
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  
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  
布謀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  
信與彭越今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

尹薛公曰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  
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  
乃言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  
高枕而臥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計對  
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  
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安出曰必出  
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爲身不顧其後

前漢紀 卷四  
不爲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公爲千戶侯上遂  
自征布赦死罪已下皆令從軍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布  
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爲三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謂楚將  
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分軍爲三布散其一兩軍  
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  
與帝遇于齊西會絜布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  
之上謂布曰何苦反布曰我欲爲帝耳上罵之遂戰布  
敗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之  
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得百



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貰貸以  
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之上還過沛悉召故人父老  
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  
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魄猶思沛其以  
沛爲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以豐比沛旣至長  
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廬社皆如舊制也周勃定代斬  
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  
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  
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

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坐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爲吳王濞者郃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慎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爲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橐爲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爲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爲

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優於人而請之  
宰相職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  
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  
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今  
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亾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爲秦始皇帝  
置守冢三十家楚隱王十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  
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爲燕王上擊黥布時爲  
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  
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卽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瞿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噉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畱侯爲太子計畱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用里



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呂后對上泣涕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係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

前漢紀 卷四  
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  
使滅絕秦祀臣敢以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  
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  
姓名上乃驚曰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  
對曰陛下喜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亾今聞太子仁  
孝愛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  
上曰煩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  
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  
太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  
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不

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甲辰  
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欲盡誅  
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灌嬰將十  
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代此四人聞  
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內叛諸將外反  
亾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乃以丁未發喪大  
赦天下盧縮聞上已崩遂亾入匈奴中五月丙辰皇帝  
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  
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

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讚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劔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  
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  
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  
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厯數  
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  
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  
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灸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  
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亾察大漢之所興



得失之驗可見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  
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  
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  
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下矣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